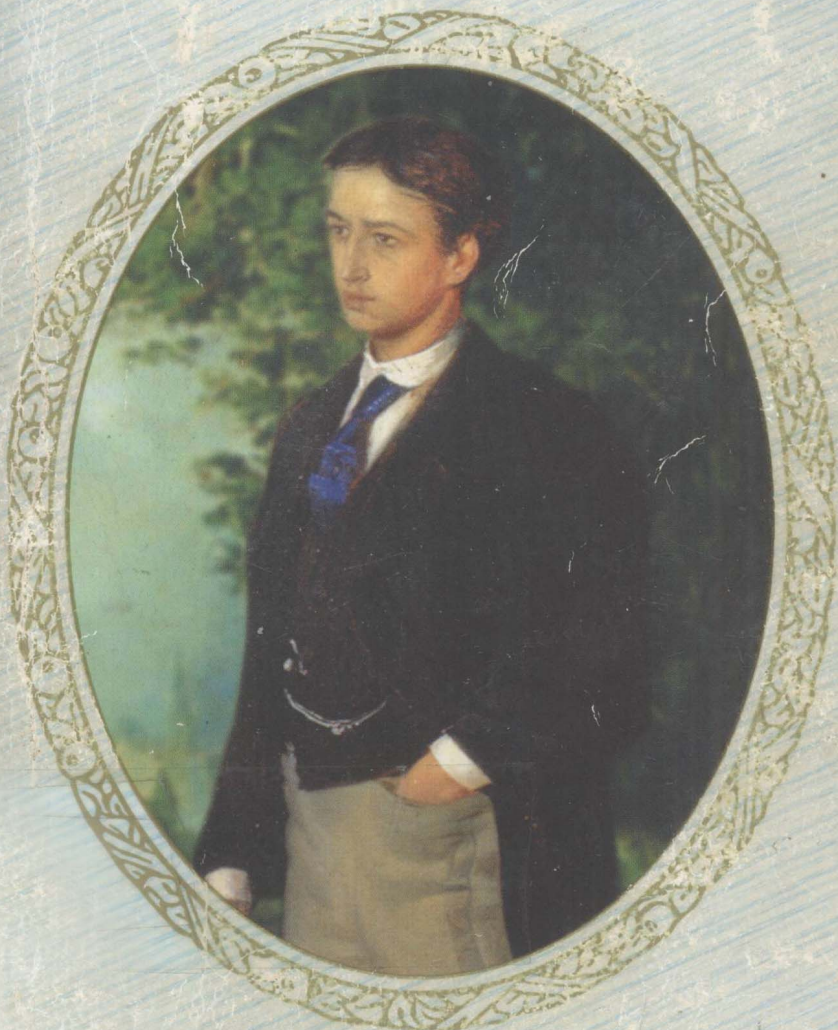


少年维特之烦恼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德国〕歌德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少年维特之烦恼

[德国] 歌德 著

闫倩倩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原著;闫倩倩译. 一天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9

ISBN 7-80696-136-4

I.少... II.①歌... ②闫... III.书信体小说—德
国—近代 IV.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8796 号

少年维特之烦恼

著/(德)歌 德

译/闫倩倩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发行部电话:(022)2748122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59850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696-136-4

定价:8.00 元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序

两百多年前，德国一位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年轻人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她的问世震撼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的心灵。也正是因为这部小说，德国文学开始引起世界的注意。这位年轻人就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年），这部杰出的作品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

《维特》初版于1774年，是歌德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诗人自身生活和思想的写照。这部书的情节并非完全出自虚构，很多是实有其事的。她是根据1772年歌德在威茨拉尔帝国高等法院实习时的亲身经历和一个名叫耶鲁撒冷的青年自杀身死的不幸遭遇揉合而成的。书中的女主人翁绿蒂也实有其人，她的原型名叫夏绿蒂·布甫，歌德曾经热恋过她，为她苦痛过，她是歌德直到老年还始终不能忘怀的最纯真的情人。夏绿蒂·布甫的丈夫约翰·克斯特纳在给友人亨宁斯的一封信里指出：“在《维特》的第一篇中，维特就是歌德本人。”而歌德晚年也对他的秘书爱克曼讲，《维特》乃是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出自我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出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由此不难理解，他的这部小说写得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尽管篇幅短小，内涵却异常丰富，耐人寻味。

但是，《维特》不仅仅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的坎坷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也不仅仅简单地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这部孕育在一个市民之子青年歌德头脑里的不朽篇章恰恰诞生在德国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高潮中，因此清晰地打上了阶级和时代的印记。

维特是18世纪德国进步青年的典型形象，他思维敏捷，才华出众，热情奔放，渴望自由。他崇拜大自然，热爱纯朴的村民和天真的儿童，向往着人的自然天性能得到解放。但他周围的环境却是一个腐朽、顽固、庸俗、鄙陋的社会。维特与周围的现实格格不入，他孤独而愁闷，当他看到贤淑、善良、勤勉的绿蒂时，把她看作是质朴纯真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体现而寄以全部的热情和无限的崇拜。但绿蒂没能跳出平庸生活的圈子，她



宁肯牺牲爱情而服从礼俗,这使得维特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最后,他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抗议那个束缚人的社会。

维特的自杀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青年的烦恼、憧憬和苦闷。这个时代正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身处腐朽落后时代的德国市民青年在新观念的催发下,渴望摆脱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但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又处处碰壁,于是,便陷入与现实格格不入,又无力改变它,无法为自己找到立足点的痛苦境地。在他们愤世嫉俗,以至愤而自杀的背后可以看到他们对感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求,可以听到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呐喊。

此外,书中的主人翁显然还是一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他对于自然、人生以及死亡的种种思考,他视“自然”为检验一切的准绳,他视自杀为回归“自然”——父亲的怀抱,都赋予了小说以丰富的哲学意义。

《维特》除了具备发人深思的深刻内容外,在艺术形式上也颇有其自身的特色。这部小说没有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写的多半是些日常琐事和主人翁的内心世界。天才的作者为此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的样式。这种文学形式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自然地融为一炉,既便于直抒胸臆,使全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不受时空的限制,便于对素材进行自由灵活的裁剪。近百封长短不一的书信,字字句句发自肺腑,作者侃侃而谈,自由地向你追忆往事,描绘目前,展望未来,向你谈人生,谈哲理,谈社会,谈自然,谈艺术,谈爱情,向你倾诉主人翁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看似信手拈来,其实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分开来看,每一封书信又都是一篇篇精致的小品,一首首优美的散文诗。所有这些特点使《维特》成为一件玲珑剔透,美不胜收的艺术品。

《维特》发表之初,便在广大青年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形成一股“维特热”,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欧洲许多青年男女为维特痛哭流涕,悲不自胜。他们模仿维特的装束,着青衣黄裤,甚至效法维特而自杀,以至于这种“维特热”一度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纵观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以爱情为题材的各类作品数不胜数,而《维特》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在问世后的两百年中于不同的国度掀起一阵阵“维特热”,折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不朽的经典,原因可能就在于它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和相得益彰吧。

闫倩倩

2004年9月

目 录

少年维特之烦恼(上篇).....	(1)
少年维特之烦恼(下篇).....	(45)
神怪的故事.....	(101)



上 篇

这是关于可怜的维特的故事，我尽可能地去搜集所有与此相关的材料，所能找到的只有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些了。对此，你们或许会感谢我，你们或许会对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表示钦佩与爱慕，会为他命运掬一杯同情之泪。

而你，这善良的人啊！当你正感受着与他同样的压力时，就从他的困扰中寻求安慰与解脱吧；倘若你命中或因自身的过错而找不到更亲密的知己时，就让这本薄薄的小书成为你的朋友吧。

1771年5月4日

我真高兴自己终于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人心究竟是怎么回事哟？要离开你，离开自己如此深爱、朝夕相处的挚友，竟然还会感到高兴！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一切都是命运在搞鬼，让我卷入这多余的纠葛，岂不是为了要惊扰我这颗心么？可怜的蕾奥诺莱^①！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错。

当我着迷于她妹妹的非凡魅力时，哪里会想到她那颗可怜的心竟对我升起了激情？可这能够怪我么？然而——我就真的一点点责任都没有么？难道我不曾助长她的激情？难道我不曾沾沾自喜于她的真情流露，又常和大家一起取笑她这本不可笑的行为么？

唉，真不明白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只知道怨天尤人。而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发誓，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决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复咀嚼那一点点命中注定的灾难；我要尽享眼前的幸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当然，你说得对，亲爱的朋友，谁让人们这样无休止地于想象中去追

^① 可怜的蕾奥诺莱：这里作者追述他不久前的一段经历。蕾奥诺莱的真名叫吕森德，是个年轻的法国女郎，她的父亲在斯特拉斯堡教授舞蹈。作者在此处学习跳舞，由她作为舞伴，因此相识。吕森德热恋着作者，但作者却钟情于她的妹妹埃米莉，但埃米莉已经和别人订婚了。吕森德既怨恨作者无情，又怨恨埃米莉夺去了自己心目中的情人，抑郁生病。作者左右为难，最后听从埃米莉的建议，永远地离开了这姐妹俩。



忆往日的不幸呢？如果他们淡然处世，不自寻烦恼的话，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痛苦——上帝才知道人为什么这个样子！

请务必转告我母亲，我会尽力办妥她交代的事，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她。我已见过我的那位姑妈了，她被家人形容成恶妇。其实她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而是个心直口快、热情开朗的人。我向她转述了母亲对那部分遗产扣着不分的怨言，她就向我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她才可以把一切财产都交出来，而且比我们所要求的还要多——总之，我现在不想多说什么，你只管转告我母亲，一切都很顺利。亲爱的，在这件小事上我又一次深刻地感觉到：误解和惰性在世界上铸成的错误似乎比奸诈和阴谋造成的恶果还要多，至少后两者确实罕见。

还有，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在这美若天堂的地方，孤独寂寞反倒成了医治我心灵的一剂良药，大好春光以它的明媚多姿温暖了我这颗冰冷战栗的心。每一棵树木、每一排篱笆都掩映在如锦的鲜花中。置身在这馥郁的香海，我真愿意变成一只金甲虫遨游其中，尽享其琼浆玉液。

小城四周的自然景色美不胜收，尽管小城本身并不可爱，但这已足使已故的 M 伯爵下定决心要把他的花园建在一个小山丘上。众多的山丘纵横交错，姿态万千，构成了一道道幽雅的山谷。花园很简洁，置身其中让人感觉到，它的绘制者与其说是一位匠心独运的园艺家，不如说是一颗渴求怡然之乐的善感的心。在那业已颓败的小亭子里，我不禁为已故的园主淌下了热泪，这里曾是他的乐园，如今却成了我驻足伤怀的所在。不久，我便会成为这花园的主人。这几天，园丁已对我颇有好感，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他。

5月10日

我的整个身心被一种奇妙的快感充斥着，就像那些我正倾心享受的春日清晨般甜美惬意。我独自一人沉醉在这似乎专为我的心灵而设的环境里，亲爱的朋友，我幸福极了，完全沉迷于这种静止存在的感觉中，以至于把艺术抛置在了脑后。此刻我无法作画，连一笔也画不成，但却觉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伟大的画家。当周围那可爱的山谷笼罩在升腾的雾露中，高高的太阳静悬于密林的幽深表面之上，唯有缕缕光芒穿透密林，偷偷地射在这块圣地上时，我便躺在流泉边的茂草丛中，紧贴地面，凝



视小草千姿百态的风情。我感受到了草茎间那个扰扰攘攘的微妙世界，那个由数不尽、说不清的小虫与飞蛾汇聚而成的空间更贴近了我的心。刹那间，我似乎感受到了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存在，是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我们；我感受到了博爱的天父的气息，是他负载并保护着我们畅游在永恒的欢乐中。亲爱的朋友，我的眼前已是模糊的一片，周围的世界与天空宛如爱人的形象一样融入我的灵魂。每当此刻，我就常常满怀着渴望与幻想：啊，倘若能够再现，能够在纸上描绘出如此丰富，如此温馨地活跃在你心中的东西，使之成为心灵的镜子，犹如你的心灵是永恒的上帝的镜子那样，该有多好！——我的朋友啊，可当我付诸行动时却发现力所不及，我完全迷失于这壮丽景色的威力之下了。

5月12日

我不知道，究竟是附近真有迷惑人的精灵呢，还是自己心中温情脉脉的奇想所致，竟觉得仿佛置身于美妙的天堂中一般。此地附近就有一泓清泉。我就像湖中仙女梅露西娜^①和她的姐妹们那样迷上了它——你走下山丘，来到一个凉亭前，再往下走二十级石阶，便可见清澈的泉水从大理石的岩缝间汨汨涌出了。那一道道围护井泉的矮墙，那一棵棵浓荫匝地的高耸大树和那投下的片片清凉，一切无不叫人心旷神怡，却又叫人感到畏惧。我每天都要去那里坐上一个小时。小城的姑娘们常来这儿打水，这种看似极普通却又必要的工作，从前就连国王的女儿也要亲自去做的。每当我在那儿静坐时，古代宗法社会的场景便浮现在我的眼前：老祖先们聚在井泉畔交友联姻，善良的精灵飞舞在周围的天空中。啊，只有那些在夏日的辛苦跋涉后啜饮过井泉的清凉的人，才能体会到此刻我的感受！

5月13日

你问，要不要给我寄书过来？——亲爱的，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摆脱这噩梦般的困扰吧！我不再想要什么指导、激励和鞭策了。我这颗心本

^① 梅露西娜：法国民间传说中的湖中仙女。后来她的故事传到德国，被收进了民间故事的书中。



来就够沸腾的了,我需要的是催眠曲,这已在《荷马诗集》^①中找到了。我要时常吟诵这种曲子,以使自己沸腾的血液冷却下来。恐怕你还不曾见过有哪种东西能像我的这颗心一样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了。亲爱的,这一点还用得着我多费唇舌吗?你不是已不止一次地看到我忽忧忽喜,从甜蜜的感伤一变而为疯狂的激情,并为此而替我担忧吗!我自己也视这颗心如同一个需要关爱的病儿,任其为所欲为。这些话传出去会有人骂我的,所以,请替我保密。

当地的百姓已经认得我,也喜欢我了,尤其是那帮孩子们。起初,我刚和他们交往时,常常客气地向他们问这问那,有些人误以为我在拿他们寻开心,便想极不耐烦地把我打发走。对此,我并不气恼,倒是对一些我早已有所察觉的问题有了切身的体会:但凡地位较高的人,总是对平民百姓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仿佛一接近他们自己就是掉了价;至于那些可恶的轻薄之徒佯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结果却让贫苦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傲慢。

我明知道世人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但是,我总觉得,那种自认为必须靠疏远所谓的下等人来维持尊贵的人,恰恰可以斥为无耻的懦夫,因为他因害怕失败而逃避敌人。

前不久,我在井泉边碰到一个年轻的女仆,她把水罐搁在最低一级的石阶上后便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女伴来帮她把水罐放上头顶。我走下台阶,望着她说:“我来帮你吧!姑娘。”她顿时涨得满脸通红:“噢,不,先生!”她回答。“别客气了。”她把垫圈儿摆正,我帮她顶好水罐。她道声谢,便登上台阶走了。

5月17日

我已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但至今尚未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竟然会让那么多人喜欢我、仰慕我。但让我感到悲痛的是:我们仅仅一起同行了一段路程罢了。你若要问我这里的人怎么样,我只能回答:“到处都一样!”人性就像一个模子铸出

^① 《荷马诗集》:荷马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希腊的著名盲诗人,其代表作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特读的是后一部。



来的东西。多数人是为了生存而耗费掉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仅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却又使他们焦虑不安,非得千方百计地消磨掉不可。唉,人啊,人啊!

但这里的人又全都是那么的善良!有时我竟会忘了自己的身份,与他们共享人类尚能体会到的一点点乐趣:面对一桌美味佳肴,尽情地畅饮谈笑;或在良辰吉日,结伴出游、举办舞会等等。这些都能使我保持心境的平和,只是难免会时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许多尚未发挥的潜能,不仅未获施展、日益枯萎,而且还得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唉,想到这些我的心就揪紧了——唉,遭受误解竟是我们这类人的命运!

唉,我青年时代的女友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可叹我曾与她相识一场!——我真想说:“你这个傻瓜,你所追求的只是海市蜃楼,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确曾拥有过她,感受过她那颗心、她的灵魂,与她在一起,似乎我的精神也升华了,因为我达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理想境界。仁慈的上帝啊,那时我的心灵何曾有丝毫的能量未得发挥?在她面前,我不是尽力去施展我全部奇妙的感觉,并以这种感觉去拥抱大自然的么?难道我们的交往不是以最细腻的感觉和最敏锐的智慧织成的永恒锦缎么?所有的这一切!即使是异想天开,也无不烙上了天才的印记!可如今——唉,她先我降临人世,也先我远离尘嚣!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她坚定的信念和上帝般的宽容。

前几天,我遇见一位年轻人 V,他是个为人坦诚开朗、模样英俊的青年。他刚刚大学毕业,虽未自诩为天才,却也总认为自己比别人懂得多。但我从各方面观察出他还算勤奋,总之,还算是个有学问的人吧。当他听说我擅长画画,又懂希腊文时——这在当地可算得上是两大奇能——便跑来找我,向我卖弄他的学问,从巴托^①到伍德^②,从德皮勒^③到温克尔

① 巴托(1713—1780年):法国美学家,法国艺术哲学的奠基人。

② 伍德(1632—1695年):英国考古学家,英国著名荷马研究家。

③ 德皮勒(1635—1709):法国文学家、画家和美术理论家。



曼^①，并向我保证他已通读了苏尔策^②《美学原理》的第一卷^③，而且还拥有一部海纳^④研究古典文化的手稿。我听任他夸夸其谈，不发表任何意见。

此外，我还结识了一位品质不错的人，是侯爵给这座小城任命的地方官员^⑤，为人坦率诚恳。人们都说，凡是见过他和他的孩子们待在一起的人，都会觉得身心舒畅。他共有子女九人。人们对他的女儿更是津津乐道。我已受到他的邀请，也打算尽早去拜访他了。他住在侯爵的猎庄上，离城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他是在妻子亡故后获准迁居猎庄的，因为继续再让他住在小城的官邸里，太让他触景伤情了。

另外，我还碰上几个怪人，他们的行为真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他们的那股亲热劲儿。

好了，就这样吧！我想这封信会为你带来乐趣和满足的，因为它全是如实的纪录啊！

5月22日

人生如梦，许多人早已有此感受，而近日来这种感触也常在我的心头盘旋。当我目睹人类的创造力与洞察力受到种种局限，当我亲见人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以延续我们可怜的生存，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目标时；随后我又发现，我们试图从探索中获得慰藉的意图也只是——一种梦幻的枉然，就好像一个被囚居的人在牢墙的四壁涂抹上五彩夺目的形象和光辉灿烂的景色一般——威廉呀，这一切都让我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于是我回过头来反思自我，竟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这里也满是预感与模糊的渴望，缺乏表现力与勃勃生气，一切都在我的感官意识里飘忽不定。于是我又继续梦幻般地朝着尘世微笑。

所有渊博的学问们一致断定：小孩子是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要那

① 温克尔曼(1717—1768年)：德国考古学家兼艺术评论家。

② 苏尔策(1720—1779年)：瑞士美学家。

③ 指苏尔策所著的《美学原理总论》，这是苏尔策的主要著作。

④ 海纳(1729—1812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古希腊文学研究家。

⑤ 指本书女主人翁夏绿蒂的父亲，他的真实职业是管理德意志骑士团(或译条顿骑士团)留在韦茨拉尔的产业。夏绿蒂实际上是他的次女。



的。其实，何止是小孩子，成年人也同样终日在大地上四处奔波，既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清楚要到哪里去。他们也很少追求真实的目的，而是与孩子们一样受着饼干、糕点和扫帚的支配。这些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可却无人愿意承认。

我乐意跟你说这些，因为我知道你会怎样回答我：那些每天像孩子一样懵懵懂懂地活着的人才是世上最幸福的。他们一天到晚地和布娃娃打交道，把他们的衣服脱下穿上、穿上脱下，或者围着妈妈藏饼干、点心的抽屉团团转，直到最后如愿以偿，便甩开腮帮子大嚼起来，一边还大声嚷嚷：“我还要”！——这才是些幸福的人儿呢！还有一类人也不错，他们给自己的愚蠢行为或个人癖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还美其名曰为人类的伟大事业造福。凡是能这样做的人都可算作幸福者！然而，谁若是谦退自居，就会看清这一切将会导向什么结果。他会看到：每个善于将自己的小花园巧妙地修饰成天堂的人都是幸福的，而那些不幸者在重负下不屈不挠地喘息着前行，也同样渴望尽享太阳的光辉，哪怕是多一分钟也好——是的，这样的人有平和的心境，能在内心重塑一个独属自己的世界，并且为生而为人感到幸福。尽管他受到重重限制，心中却蕴藏着甜蜜的自由感，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能脱离这座牢笼。

5月26日

你一向熟知我的脾性，但凡一个合乎心意的地方，便可筑起小窝住下来，其他的一概不在考虑之内。在这里，我又发现了一处吸引我的地方。

离城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有个叫瓦尔海姆^①的地方。它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那儿景色宜人。当你走上进出村子的小路，整个山谷便尽收眼底。饭馆的主人是位殷勤的妇人，上了年纪，和蔼可亲，她拿出葡萄酒、啤酒和咖啡来招待我。最让人欣喜的是，这儿有两株大菩提树，它的浓荫洒满了教堂前的小广场，四周环绕着农舍、谷仓和场院。如此幽静宜人的地方，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于是，我便从饭馆里搬出桌椅，坐在那儿品我的咖啡，读我的《荷马》。

^① 读者不必费力劳神地去查找书中提到的这些地名，我认为有必要把原来的真名改换了。——作者原注



那是第一次,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来到了菩提树下,发现这儿十分幽静,人们都去农田里了。只有一个4岁光景的男孩坐在广场上,怀里还揽着个半岁左右的婴儿,他用双臂和胸膛给弟弟支成了一张安乐椅。他静静地坐着,只有那么一双活泼灵动的黑眼珠在左顾右盼。我被这哥儿俩逗乐了,便坐在他们对面的一张犁把上,兴致勃勃地画起这小兄弟俩相亲相爱的姿态来,并把他们近旁的篱笆、仓门和几个破车轮统统按照原来的顺序搬上了画面。一个小时后,一幅布局妥帖、趣味盎然的素描作品便问世了。在这其中我丝毫没有掺入个人的想像。这次经历增强了我今后亲近大自然的决心,因为唯有大自然才是瑰丽多采、用之不竭的艺术之源;唯有大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对于规章法令,人们尽可以讲出许多好处来,正如赞美市民社会的种种好处一样。一个按照章法培养出来的画家,决不至于创造出拙劣的作品,正如一个墨守成规的市民决不会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邻居或者臭名昭著的流氓无赖那样;但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一切规章法则也恰恰破坏了人们对自然的真实感受与真实表达。你可能会提出异议:“这话也太夸张了吧,规章法则仅是起着限制和剪除枝蔓的作用而已。”等等——亲爱的,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像谈恋爱。一个小伙子倾慕一个姑娘,便整天绕着她团团转,把全部精力和财产都耗在了她身上,只为时刻等着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时却来了一个俗人,一个衙门中人,劝他说:“年轻人啊,恋爱是人之常情,可你也要爱得合乎常情才对嘛!把你的时间分配一下吧,一部分用于工作,空闲的时候再去谈恋爱;把你的财产也计算一下,扣除必要的生活费用,如果还有宽裕的话,我不反对你去买些礼物送给她,只是不要太频繁,在她的生日和命名日表示表示就行了。”——倘若他听从劝告,那世上就又多了一个有为的青年,我本人也乐意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担任个一官半职,可是他的爱情也就完了;倘若他是个艺术家,那么恐怕连他的艺术也完啦!唉,朋友们,为什么天才的激流如此难以迸发,难以汹涌澎湃,以掀起足以震撼你们灵魂的惊涛骇浪呢?——亲爱的朋友,那是因为沿河两岸居住着许多冷静睿智的先知们,他们懂得如何防患于未然,早在洪水到来之前,已经筑起了沟渠、堤坝,以免自己的别墅、花坛与苗圃被冲垮。

5月27日



我发现我只顾讲得高兴,尽打比方、发议论,竟忘了向你描述那两个孩子后来的情况了。我在那张犁上坐了大约两个小时,完全沉醉在画境里了。对此,我已在昨天的信中零零星星地说了一些。傍晚,一个年轻的妇女,臂上挎着个小篮子,朝那两个始终没有挪地方的孩子奔过来,老远就喊:“菲利普斯,乖孩子!”——她向我问好。我道了谢,又起身向前,问她是不是孩子们的母亲?她点点头,递给大孩子半个面包圈儿,又满怀慈爱地抱起那个小不点儿亲吻着。——“我让我的菲利普斯照看小弟弟,就带着老大进城去买面包、糖和熬粥的沙锅去了。”——我从掀开盖子的挎篮里看到了她说的这些东西——“今晚我要给汉斯(这是那个小不点儿的名字)熬粥吃。老大是个淘气鬼,昨晚跟菲利普斯争吃剩粥,把锅打碎了。”我问老大在哪里,她说正在草地上放鹅呢!话音还没落,他就蹦蹦跳跳地跑来了,递给大弟弟一根榛树嫩枝当鞭子。我继续和那妇女闲聊,得知她是一位教师的女儿,她丈夫为了继承一位堂兄的遗产到瑞士去了。“他们想骗他,”她说,“所以连信都不回,他只好亲自跑一趟了。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但愿他能平平安安。”和这妇人道别时,我的心情颇为沉重,便给了孩子们每人一个克罗兹^①,又拿了一个克罗兹给他们的妈妈,让她下次进城时买个面包圈儿回来给那个小不点就粥吃,随后就告别了。

我给你说,亲爱的朋友,当我心烦时,看到这样的人,心情便会平静下来。他们安分守己地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看到树叶飘落,只知道冬天要到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想法去扰乱他们平和的心境。

自那以后,我便经常去那儿,孩子们也渐渐和我熟了。我喝咖啡时便给他们糖块吃,傍晚,则与我共享我的黄油面包和酸牛奶。礼拜天他们每人会得到一个克罗兹;即便我作完祈祷后没有去那里,也会托女店主代给。

他们都很信赖我,对我无话不讲。每当村里有更多的孩子聚到我这儿时,他们那天真流露的热情和径直表露的欲望,都让我快活不已。

孩子们的母亲总是疑虑“他们会打搅先生”,这倒让我费了不少口舌,才让她放下心来。

^① 克罗兹:是一种铜币名。



5月30日

我最近向你说的关于绘画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诗歌艺术。诗人只需深谙此道,大胆写出他所感受到的美好事物即可。此话说来简单,含意却深。今天我见到一个场景,照实写下也许就是一首世间最美的田园诗。然而,为什么要写诗歌、场景和田园诗呢?既然我们已亲身体验到了这自然现象,干吗还非得去精雕细刻呢?

听了这段开场白,你若指望我还能发表什么高见的话,那你就又上当了,仅仅是一个农民小伙子使我如此大发感慨罢了。我会像往常一样有话直说,而你会同往常一样认为我在夸大其词。这件事又发生在瓦尔海姆,这里尽出稀罕事儿。

菩提树下有一伙人聚在那里喝咖啡,我不太喜欢他们,便找个借口避开了。

这时刚好有个年轻农民从旁边的农舍里走出来,开始修理我前面向你提到的那张犁。我挺喜欢他的模样,便跟他攀谈起来,询问他的情况,很快我们就彼此熟悉了。正如往常我同这类人的交往那样,我们很快便取得了对方的信任。他说,他在一个寡妇家里做帮工,主人待他极好,他对女主人津津乐道地谈了许多。我很快发觉他已全身心地倾倒于她了。他说:“她已不算年轻了,因为过去曾经受过第一个丈夫的虐待,所以不打算再嫁人了。”我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他眼中的她是多么的美丽圣洁,他又多么希望女主人能够倾心于他,从而消除前夫的过错所带给她的创伤。看来我必须逐字逐句地重述他的话,才能说清这个人纯洁无瑕的倾慕、爱恋和忠诚。此外,我还得具备诗人的才情,才能活现出他说话时的神态、悦耳的嗓音和那灼热的目光。不,任何言语都无法传达他的柔情,它处处存在于他的言语、表情之中,我所能复述的,也只是些粗枝大叶罢了。尤为令我感动的是,他怕我会对他们的关系有别的看法,会怀疑女主人的良好品行。她的容貌,她的体态,虽已失去了青春的活力,但却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他,把他羁绊住了。他谈起他们时是那样神采飞扬,对此,我恐怕只有在内心深处予以重现了。我这一生还从未见过如此纯洁赤诚的爱恋和渴慕,甚至,这种赤诚之心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你可别责怪我啊,尽管我要说,一想起这种纯洁与赤诚,我心中的热血便沸